

大家早上好！請大家翻開《沙彌律儀要略增註》，我們從第五頁第二面第五行當中看起，從「一修觀，二直指，今言參者，是直指禪，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也。」昨天我們講到這一段。這裡弘贊律師說法門無量，「要而言之唯二」。我們一般講八萬四千法門、無量法門，大乘小乘、顯宗密教，這個法門一展開是無量無邊非常多。但是舉出它主要的來講，就是把它歸納起來講，「要而言之」，要就是最重要、最主要，我們來給它講，唯有二，可以歸納兩大類，一個是修觀，一個是直指。修觀又叫教下，直指叫宗門。

現在大家聽老和尚講《華嚴經》，昨天也請問過大家，大家聽《華嚴》在修什麼？《妄盡還源觀》。現在老和尚講的這個單元叫「妄盡還源」，《華嚴》的《妄盡還源觀》。《華嚴經》講五止六觀，天台講三止三觀，唯識學講五重唯識觀，大乘、小乘，我們淨土宗《佛說觀無量壽佛經》，都離不開這個觀，這叫教下，修觀。這個觀它有觀察、觀照這個意思，一般講就是觀念，修正我們對於宇宙人生一些偏差、錯誤的觀念。教下修觀它有次第、有圓頓，譬如說天台宗有次第三觀、一心三觀，一心三觀空、假、中同時，次第三觀就是一個層次一個層次去修。眾生的根器不一樣，所以佛的教學他沒有一定的。佛法的教學不像世間學校上課一樣，大家都是一樣的功課，佛教學是什麼？叫應機說法。佛法的教學叫應機說法，就是因應眾生各種不同的程度，然後根據他現前的程度來教。每個人的根器、程度都不一樣，煩惱、習氣各方面很多差別，所以必須應機說法。但是總不出這兩大類，講得再多總不出這兩大類，一個修觀，一個直指。現在老和尚講的就是《妄盡還源觀》，這是講

華嚴修學的觀法。妄盡你就還源，修這個觀，這個觀你只要觀到妄盡你就還源；你不要怎麼去還源，你只要觀妄盡，自然就還源，就還到你本來的源頭、本來的面目。

第二個是直指。修觀它有一些方便，因為我們眾生無始劫以來都落在分別執著，落在意識心裡面，我們起心動念、思惟想像都是心意識的作用，心意識的作用是無明，就是對於宇宙人生的真相你就見不到，被無明障礙住、蓋住了。但是修觀它有個方便法，這是教下講的，層次很多，種類也非常多，如果圓頓的，他可以修圓頓的方法；漸次的根性，他可以修漸次的方法，慢慢再提升。教下就是按照一般教科書，有經典的。經典也很多，從小乘、大乘到一乘，還有密宗的。它的修法，密宗它也是講觀，手結印，口持咒，意作觀。所有法門離不開這個觀，這個觀差別就非常的多，包括我們修學淨土的《十六觀經》，也離不開這個觀。我們現在用的持名念佛是出在《十六觀經》的第十六觀持名念佛，《佛說觀無量壽佛經》還是離不開這個觀。

江味農老居士在《金剛經講義》特別強調這個觀，他說現在學佛的人不懂作觀，所以修到最後他就枯燥無味，枯燥無味他就沒興趣再學下去，就是不懂這個原理。因為從唐朝以後，修觀慢慢的，除了禪宗還有講求這個，其他宗派就比較少講，比較少講，你沒有這個觀慧，他修得沒味道，沒味道他當然很容易就退心，他沒興趣，興趣提不起來。不知道大家有興趣嗎？大家覺得如果很有興趣，保證你們不會打瞌睡。所以我在上課的時候看到大家在睡覺，就知道現在提不起興趣，我在講什麼聽不懂。不懂就是你起不了觀，起不了這個觀不睡覺幹什麼？只有大家來好好睡一覺，精神會比較好。你懂得這個觀，你就不會睡覺。

我們念佛人，我常常去思考這個問題，《彌陀經》明明講，若

一日到若七日就一心不亂，現在打了幾百個佛七，心還這麼亂，我常常去追究這個問題。經典上講的一定有它的道理在，我們怎麼樣達到這樣的一個預期目標，是要具備什麼樣的條件，我常常去思考這個問題。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到這個問題？現在很多人，聽說他也很用功，我們不能說他不用功，但是用功到一個階段，他遇到一個瓶頸。瓶頸就是瓶子那個頸，就是像脖子這個頸，小小的，它下面大大的，到上面就小小的，卡在那個地方叫瓶頸。被卡在那個地方你就不能突破，我們修學常常會有這樣的情形，不相信大家試看看，你會遇到瓶頸。遇到瓶頸，你要靠修觀來突破，不然你修不下去，你就不能進步。不進則退，不會說我停在這邊，我也不進，我也沒退，不進就退。所以你要精進，要不斷的提升。所以這個非常重要，這是一個原理，不管你修學什麼法門都一樣，離不開這個。所以現在不要說講到佛門戒定慧三學，講我們世間法，《弟子規》、《太上感應篇》、佛門的《十善業道》，你也要懂得這個。你不懂得這個，《弟子規》會背的人很多，但是要怎麼做？做了要得到法喜，有法味，他才生歡喜，他得到這個效果。怎麼得到這個效果？還是離不開這個觀，觀察，離不開這個原則。

所以這個都是有相關的，你要懂得修觀，你不懂得修觀，你就不能進步。我們簡單講是這樣，不會進步。不會進步，你學得就沒興趣，學到最後枯燥無味。念佛的人，我也經驗過很多，大家長期念佛，念念念，念到一個階段，他就遇到一個瓶頸，他就不能突破，不能突破他就退了。像以前早期在新加坡二十四小時開放念佛，一開始人很多，大家來念得法喜充滿。老和尚在新加坡一鼓勵，很多人喜歡來念；老和尚一離開新加坡就怎麼樣？人就少了，有些地方就幾乎沒有人去。大家知道這個原因出在哪裡嗎？為什麼老和尚在的時候大家就念得會比較有興趣，老和尚走了就沒興趣？還是這個

，因為老和尚在那邊講經說法，給大家鼓勵，給大家提醒，這個重要在哪裡，大家精神提起來；老和尚一走，沒有人提醒，他念的功夫還沒有達到一定的層次，他就退轉，他念到最後，他念不下去，或者在生活當中遇到很多事情，大家想是不是這樣？不要說在家，我們出家也是一樣，出家人還是離不開現實生活。

現實生活問題很多，每一天都有不同的狀況，家庭的、社會的，你公司的，跟你相處的這些朋友、家親眷屬，問題千差萬別，這些問題出現的時候，你還能念佛嗎？以前我在台灣打佛七，他們說要我在佛七當中講開示。我說諸位同修，我們台灣以前開支票有跑三點半的，大陸可能沒有，三點半的意思就是怎麼樣？只要你開這個支票，今天一定要給人家兌現。但是支票開出去，他那個戶頭沒錢，沒錢你到今天三點半以前你這個錢，譬如說你開十萬給人家，你要找十萬塊把它匯進去，不然你就跳票。我說你如果現在為了這筆錢，今天三點半十萬塊不知道從哪裡來，你還能坐在這裡如如不動的念佛嗎？恐怕不是在念阿彌陀佛，在念那個十萬塊從哪裡來，是不是？不是在念佛，是在念那個錢，是不是這樣？我這樣一講，大家就覺得有道理。現在說你家隔壁火災，你聽到這個消息，你還能坐在這裡念佛嗎？恐怕縱然勉強坐在那邊念阿彌陀佛，心裡在想，我家的房子不曉得有沒有受到波及，是在念那個事情，是不是？所以念佛，你要懂得在我們生活當中去修觀，你遇到各種事情來的時候，你怎麼去化解跟排除，你心才定得下來。不然幾句阿彌陀佛這樣念誰不會？大家都會。所以十六觀還是要觀，念佛離不開生活。

我們學習一個法門，一定要記住一個原則，佛法的教學，它不是叫你離開現實生活，不是這樣，而是教我們在現實生活當中怎麼去修學，怎麼去解決問題。是教我們去解決問題的，不是教你去逃

避現實的，不是的，你逃得了嗎？逃不了，不可能的。所以我們一定要知道，修觀很重要。印光祖師為什麼一生提倡《太上感應篇》、《安士全書》、《了凡四訓》？離不開這個。印光祖師是大勢至菩薩化身來的，他是念佛的專家，難道他不曾教你「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開」嗎？你去念看看，看你開不開。

我去年在馬來西亞古晉淨宗學會，前會長賴會長，我每一次去古晉他都要請我吃火鍋。夏天，因為馬來西亞一年如夏，夏天就是吃火鍋。因為它沒有冬天，只有夏天也是一樣，春夏秋冬都是吃火鍋。我說你來台灣，冬天來，或者來大陸，來那邊吃火鍋，跟你這邊夏天吃火鍋的味道不一樣。所以去年、前年他們組團，我說你組團招待我，他真的就去組團來大陸玩，他都招待我機票費和吃住。我說帶你們去玩，你跟我，我會找一些好玩的地方帶你們去。他們想到玩，說我要跟他們去，他們就很有興趣。今年我就不能帶他們，今年、明年都不能帶他們。他就跟我講，悟道法師，大勢至菩薩說「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」，我現在是什麼相繼你知道嗎？我說是什麼相繼？他說我現在是煩惱相繼。我說你講得有道理。他說我現在是煩惱相繼，看到一些事情不如意就發脾氣、就生氣。他說我現在是煩惱相繼，不是淨念相繼。我說你講的話一點都沒錯，現在念佛人不是淨念相繼，而是煩惱相繼，他怎麼心會開？心開不了。為什麼會煩惱相繼？不懂得修觀。

所以念佛當中，你還得要有這個觀慧在。如果沒有這個觀慧，佛何必講經說法？大家想一想是不是？大家也不要怕麻煩，你不能怕麻煩，你就是要學習。如果念一句佛號，或者叫你去參個禪，你這樣就可以了，那佛就不用那麼麻煩，他講四十九年幹什麼？不需要，就帶大家打個佛七不都個個成佛了嗎？有那麼簡單嗎？大家想一想，有那麼簡單嗎？我們在世間上，你要賺幾個錢，你都要多辛

苦，這個還不是了生死。去年在澳洲淨宗學院，昆士蘭大學有幾個學生上去，中國留學生上去，他們去聽我講課。我說難得山上有人來，就跟大家講，我說你們念書要念幾年？他說四年。我就舉出，我說你們念四年，得到的是什麼？就是一個文憑，昆士蘭大學畢業證書。你要念個碩士還要再兩年，念個博士不曉得要幾年，有的念了十幾年，那個博士學位都還沒有拿到。我說給你拿到博士學位，你當個教授，也不過在學校領個薪水，你要花多長的時間在上面。那個還不能了生死，那只是世間你可以得到一個名利，有名了，我是某某大學的教授，名有了；每個月有薪水可以拿，利有了，也不過是這樣，你就要念幾年。我們在社會上你要賺個錢，你一天到晚工作八個小時賺幾個錢，你都要很認真工作人家才要請你。像林居士在福清開素食店，也是工作很多，事情很多。我們世間經營這些事業，我們要賺一點錢都要這麼辛苦，你現在要作佛，哪有坐在那裡輕輕鬆鬆的這樣就成佛了？如果有這樣的趕快告訴我，我也要去，是不是？你不付出一點代價，那怎麼可以？

我是沒有福報，後面來跟老和尚學的人是後來居上，後面來的人福報比我們前面的要大。我出家的時候什麼都要幹的，掃廁所，男眾、女眾那個小便池都要用手去搓的，要煮飯，什麼事情都要幹。老和尚說，出家什麼都要幹。然後學講經，沒那麼好！哪有像現在在新加坡辦培訓班，在這裡辦華嚴班那麼舒服，還有冷氣吹，門都沒有。包括學法器都壓力很大，都被罵來罵去的，真的是被罵來罵去的，罵來罵去我們沒有被罵走，就是硬著頭皮留下來。所以很苦，為了修道很苦，沒那麼好玩。現在後面來的福報就很大，也很殊勝，這非常難得。我們在這個苦當中，在障礙當中，也常常會激發我們的思路出來。你遇到問題、遇到障礙，你會去想為什麼會這樣。所以累積這個經驗，看多了，再回頭來看經典、註疏，你才知

道原來這是在講什麼。如果你沒有累積生活上的經驗，你佛法入不了。離開我們現實生活就沒有佛法，佛法講的就是我們現實生活，要幫助你解決現實生活種種的困難跟問題，你離開現實生活你學什麼佛？也就沒有佛法。所以在我們現實生活這個世間法裡面，你覺悟了，就叫佛法。

所以這個修，它是點點滴滴，在我們生活當中點點滴滴。就像現在我們修《弟子規》，你不懂得這些修觀，你不懂得這個，你《弟子規》都沒辦法修，不相信你試看看，你怎麼修修得都不像。很多人去學《弟子規》，但是學的效果還是有限，為什麼有限？不懂得修觀。觀就是要去觀察，觀察包括我們課本，我們現實的人事物。我跟蔡老師接觸，我也都在觀察，觀察什麼？看他的一舉一動。這些細微的地方你都要觀察，你才知道怎麼學。譬如說開個門，這個以前我也是被磨出來的，不然我也是粗心大意。以前給老和尚打掃房間，我那個水桶擺錯地方就不行，要挨罵的，要擺在一個不佔地方的，看得最舒服的地方，不可以隨便一擺。那個門窗沒有關好，我要關起來，他說不可以，剛才誰開的，叫那個人來。要觀，觀就是看、觀察。老和尚說修忍辱，我真看到了，我就在觀，如是我聞，在看，就在我眼前。什麼叫忍辱？不是這樣念一念就忍辱了，什麼叫忍辱你都搞不懂。你看到這個經本，你要拿來現實生活用，這個就是指的什麼，你這樣修才有用。不然書本是書本，現實生活是現實生活，兩碼事，不相干，你學的就不得受用。我們是學以致用，學了要用得上，所以你要去觀察。

你看蔡老師，你要學他的小地方。我聽蔡老師講課，我也很認真聽，他說小事情都做不好，怎麼能做大事情？我覺得這句話很有道理，一點點小事情你都做不好，能做大事，不太可能。你小事都做不好，你還能做什麼大事，還能擔當什麼重責大任？做大事的人

要膽大心細。所以，你看他修，我也是很佩服的，在一些小節的地方，一些小動作的地方，他能夠這樣自我去要求，在現在年輕人當中也很難得，我都自嘆不如。所以我說我向你學習，這是值得我學習的地方。你看關一個門，譬如說你前面這個門，特別我們上洗手間的門，後面有人要進來，你就要注意一下。這個洋人做得比我們好，所以我到澳洲去跟那個洋人學進廁所，那個洋人看到我要進去，他就先按著那個門，讓我進去他才放手。先按著，不然那個門是自動的，他一放就彈上來，我進去就碰到了。那個洋人就按著，讓我進去，我就趕快跟他說thank

you，跟他說謝謝。所以我跟洋人就學這個，門給人家按一下，像這個小地方都要學。這個就是什麼？觀，你要懂得去觀。所以有幾位同學大家要到中心去學習，你要從他的生活當中，點點滴滴的言談舉止去觀，你才能學到東西。所以這個觀它包含的範圍很廣。我們學習總是學了要有用，不然像現在學校學了一堆，到社會用不上，學了都白學，浪費時間。所以要學以致用。

第二類，叫「直指」。我們看文，「今言參者，是直指禪，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也」。這個文裡面蓮池大師跟我們講，五夏專精戒律，戒律通達，能夠受持，才能聽教參禪。聽教就是修觀，教下。你要聽教還是參禪，你自己去選擇，這是兩個方法。參，這個參字叫參究。參究跟研究差別就是研究用心意識，用我們的意識心思惟想像；參究是不准你用心意識，直接叫你去參。宗門裡面有參話頭，講一句話，沒頭沒尾的，也沒什麼意思，這句話頭，就像我們念佛一樣，你常常提起這個話頭。這個參就是要讓你提起疑情，你要去想不對，你不想又不對，在這個當中就會提起一個疑情，就是要參透那個疑情，那個參透了你就明心見性。這是最快的、最直接的，但是要這種根性的人，他參很快他成就。直指就是直接的，不



拐彎抹角。修觀，有直接的，有拐彎抹角的，就很多。但是直指就是不跟你講那麼多，直接指出你的本性。

所以，以前禪門裡面你去參究，大家去參禪，禪師大部分都會出一個問題，問題我們很自然的反應會回答，你要回答，你嘴巴還沒有張開，那個香板就下去了，不敢講；不敢講就坐在那裡呆呆的，乾脆就不要講，不要講也不行，再一個香板下去。他就不曉得該怎麼辦，講不對，不講也不對。那就是要逼你這個當中提起疑情，根性成熟的人，根性利的人，當下他就悟了。用這個方法叫參。不准你用心意識，你想怎麼樣，想一想再回答，落在心意識，落在妄想，那叫妄想；我乾脆不要想，不要回答就沒錯，那落在無明。你沒有落在妄想，落在無明，無明是什麼都不知道、不明瞭，叫無明。不是落在無明就是落在妄想，總是落在一邊，這二邊都不准你落。所以回答也打，不回答也打，打到最後你就悟入了，用這個方法。

我在一九九八年，九華山佛學院甘露寺請我去主七，一個人都發一支香板，維那一支，巡香的一支，我也發到一支，但是那支香板我都沒有去打人，我想要打別人先打自己。禪門那個香板是這個作用，一方面是警惕，一方面是要你參，直指。但是除非你是像六祖那種根器，不然實在講，你要具備這個參的條件，你還得要有教下的基礎。這個參就像畫龍點睛一樣，你一條龍畫好了，剩下兩個眼睛點下去，那條龍就飛上去，叫畫龍點睛。現在那條龍都沒有畫，你只有點兩個眼睛在那邊沒用，那也飛不上去。佛講了四十九年，佛傳給迦葉尊者，拈花微笑，那是佛快入涅槃之前的事情。他講經已經講了四十九年，到最後傳教給阿難，傳心給迦葉。佛為什麼不一開始就來個拈花微笑？可能大家都笑不出來，為什麼？他沒有這些基礎。所以你參，說真的你要直指，你在教下還得要有一些基

礎，你才懂得他是在參什麼。不然香板拿來，我們來打看看，看會不會開悟。恐怕打死了都還是不悟，因為你不懂，不懂它的作用。

在台灣以前還有一個法師，我聽老和尚講的，他說要打香板不容易，人家不隨便打的，都要包紅包的。他說打香板會消業障，所以很多居士都包紅包去供養那個法師，求法師給他打一下，然後他業障就消了。但是現在的人，你用這些也有很多人相信。不相信，在金剛寺，這邊初一、十五都有善男信女來拜拜，如果我們搞一些花招，可能也有很多人會相信，那都變成迷信。所以你一定要有教下這個經典的基礎，再來參這個直指，你才有可能會開悟，你才知道它這個作用在哪裡，它要怎麼參，它有它的理論跟方法，它直接指出你的本性。我們這個自性的東西，我們八識五十一心所，第六意識心緣不到，緣不到就是你想像不出來，所謂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，你的言語、你的議論都達不到。因為我們的意識心，可以說想得很多很廣，但是你怎麼想都緣不到自性，你沒有辦法想。所以你要見到事實真相，不能用想的，你用想的，你怎麼想，想了無量劫，還是見不到。所以他用參，就是離心意識，就見到了。

教下修觀，到最後還是叫你離心意識，不過教下它有一些前方便，先讓你用意識心去思惟，然後慢慢再給你提升。這是我們一般人，上中下三根的人都可以學。但是宗門就要看，你也要具備參的條件，不是什麼人他去都可以參。現在的人光一個禪的一些常識，那些名詞怎麼解釋，他都搞不懂。我在外面，還有很多年輕出家人，名片印他叫什麼禪師。我都不好意思問他，這個禪，你就光這個字來解釋看看，他都搞不懂，他也叫禪師。我們也不好意思去講，這些我們也必須要明瞭。所以法門這麼多，兩個最主要的，一個修觀，一個直指。最終的目的，目的是要我們明心見性，見到自己的本性，八萬四千法門都相同的一個目標。現在我們要修觀、要修直

指，這看個人的根器。但是我們課本的主題是告訴我們，戒定慧三學修學的次第不可以躐等的。

我們接著再看下面的文，「今言參者，是直指禪，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也」。其實修觀還是要見性成佛，直指、修觀最終目的都是要見性成佛，這是所有法門最終的一個目標。

我們接著看下面，「資持云。十誦律制比丘。五夏已前專精律部。若達持犯。辦比丘事。然後乃學習經論。今越次而學。行既失序。入道無由。大聖呵責。終非徒爾。今時才沾戒品。便乃聽教參禪。為僧行儀。一無所曉。況復輕陵戒檢。毀咎毗尼。貶學律為小乘。忽持戒為執相。未窮聖旨。錯解真乘。且戒必可輕。汝何登壇而受。律必可毀。汝何削髮染衣。是則輕戒。全是自輕。毀律。還成自毀。妄情易習。至道難聞。拔俗超群。萬中無一。請詳聖訓。能無從乎。」到這一段主要是給我們講戒律這門功課，是我們首當要先學習的。

在《資持記》裡面有舉出十誦律，《十誦律》昨天有跟大家講過，《四分律》其中的一部分。「十誦律制」，制就是規定，佛制定的。「比丘」，出家受了比丘戒就是比丘。「五夏」，就是五年，五個夏天，我們一般講五年學戒，「專精律部」。「若達持犯」，達就是通達，專精戒律這一部分，如果通達開遮持犯。「辦比丘事」，比丘事真正能夠去落實，能夠去持比丘戒。「然後乃學習經論」，乃就是才可以，才可以學習經論。這是修學的次第，它的程序。「今越次而學，行既失序，入道無由，大聖呵責，終非徒爾」。越次就是超越這個次序，一開始就學經學論。

我們現在大部分在佛門都是這樣的現象，因此老和尚現在特別提倡四個根，出家眾還要再加上《沙彌律儀》。《弟子規》、《太上感應篇》、《十善業道經》、《沙彌律儀》這四個根，這是老和

尚晚年他特別強調的。在早年講經的時候有提到，但是沒有像現在這麼認真去推行，因為我聽經聽了三十九年，早期沒有。我剛出家第二年到圖書館，請問老和尚戒律，就被他老人家呵斥了一頓。因為我一出家，他就叫我去跟日常法師學戒律。日常法師戒律很精嚴，我一出家就是去給日常法師改一些在家的壞毛病、壞習氣，跟了一年五個多月，很可能會改過來。我在家的時候喜歡吃肉，出家前一天還吃，抽煙抽了十年。當兵的時候還沒有抽，退伍在社會上工作，二十四歲抽到三十四歲，抽了十年，抽到這個指頭都黃黃的，胃都不好。第二天剃頭就煙也不能抽了，肉也不能吃了，而且過午不食。每天都是吃一個大鍋菜，用水煮的，不准煎、不准炒、不准炸，實在是很健康。我們三百六十五天，天天吃大鍋菜，所以現在我可以煮一鍋大鍋菜來供養，我們都要輪煮飯。跟日常法師學戒律也有幫助，改變一些社會不好的習慣。

學經論，現在一開始就學經論，早期老和尚他沒有特別強調這個，沒有很強調。講經說法，這個我們大家聽了很喜歡。但是到了晚年他特別強調也不無道理，因為講經講了這麼久，但是成就的人卻沒有。他就找這個原因，去尋找這個原因，就是你沒有戒學的基礎，戒學的基礎不穩固。所以早年，我出家第二年到圖書館，又改變一個環境，請問老和尚戒律（因為他叫我去跟日常法師學戒律），被呵斥了一頓，他說現在人誰懂得戒？如果你真的要學戒，我送你到美國去跟妙境法師學。後來我就不敢再問。所以早年他沒有特別強調，是到最近這幾年才特別強調。如果早在我出家那一年，二十四年前就提倡這個，我們現在修學的基礎已經穩固了。但是我們自己也是在這方面比較缺乏，自己修學上是一無所成。

所以回頭再來看看，還是這裡講的，你一開始就學這些經論，結緣是可以，但是如果你在這一生當中要達到經典所講的效果、達

到預期的目標，達不到。所以後來我一直在想，為什麼若一日到若七日會一心不亂？實在講，念七天一心不亂是根器最差的，才要念七天，上根的一天他就不亂，中根的三、四天，下根六、七天。所以我們念了《彌陀經》，我去思考這個問題，還是沒有戒學的基礎。因此印光祖師他用《了凡四訓》、《太上感應篇》、《安士全書》來代替戒律，你有這三本書的基礎，真的打一個佛七你就一心不亂。我們看看真的沒錯，經上講的沒錯，只是我們沒有把善男子、善女人那個標準進一步去理解，覺得我現在就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不知道它的條件。如果你說有《了凡四訓》，像袁了凡這樣的基礎來念個佛七，他怎麼會一心不亂達不到？一定達到的。我們現在人就是沒有這個基礎。如果你有《了凡四訓》、《感應篇》的基礎，保證一個七天就夠了。所以我們看到這個經，你一定要知道，這樣的修學，前面要具備什麼樣的條件，你才能達到預期的目標。如果你不具備這些條件，你達不到預期的目標，不要說打一個七，打一百個七、一千個七都達不到，這個我們一定要明瞭。所以特別強調戒學。

這一段我們看了很容易就明白，這個次序不能顛倒、不能超越，我們學習才會有成就。如果不這樣學，「入道無由，大聖呵責」。我們學習，這一生得不到成就，像我這樣就一無所成。所以，我是一個失敗的經驗，失敗的，不是一個成功的例子，是失敗的例子，但是有失敗，才知道要怎麼學習才是正確的。「為僧行儀，一無所曉」，行儀就是我們整個生活行為儀規，都不知道。光剃個光頭，一個出家人應該具備什麼樣的行儀都完全不懂。在這樣的情況之下，「況復輕陵戒檢」，對戒律輕視、毀謗。「貶學律為小乘，忽持戒為執相」，這個弊病都產生了。「未窮聖旨，錯解真乘」，未窮就是沒有真正通達明瞭，聖旨就是佛講的這個旨意，它的宗旨，

對於佛講的真理都錯解了，他的真實義錯解了。開經偈講，「願解如來真實義」，現在是錯解真乘，把如來的真實義錯會了，解釋錯了。

下面他舉出，「且戒必可輕，汝何登壇而受律」。這是指我們去受過戒的人，你既然輕視這個戒，你何必去受？「律必可毀，汝何削髮染衣」，何必剃光頭？這個就講不通。「是則輕戒，全是自輕，毀律，還成自毀」。輕視、毀謗戒律，都是輕視自己、毀謗自己。「妄情易習，至道難聞」。妄情，我們無始劫以來的妄念、凡情、染情，煩惱習氣很容易、很習慣，很容易就學習妄情，但是至道難聞。「拔俗超群，萬中無一，請詳聖訓，能無從乎」。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要拔俗超群，一萬個人當中沒有一個，無一就是一萬個人當中也沒有一個人，不可能。這是弘贊律師再補充註解蓮池大師的《要略》，特別給我們再詳細的提出來，叫我們詳細的多去了解聖人，就是佛菩薩的教訓，戒定慧三學的順序不能不遵從。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講到這一段。下面這一段，我們明天再跟大家一起來學習。